

青铜大立人 手里拿着啥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文明一经发现就蜚声海内外，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文明遗址，先后出土了石璧、石斧、绿松石、陶器、青铜神树、金杖、青铜大立人像、黄金面具、青铜大面具等大批珍贵文物，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谜团。

日前，首档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走进神秘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推广人”月亮姐姐带队的“考古推广团”探索这些文物背后的神秘故事。

青铜大立人手持什么

1986年，三星堆2号坑出土了一件青铜大立人，是世界上同时期古文化遗存当中体积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绝世珍品，也是中国“禁止出国参展”的国宝级文物。这个神秘的大立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右手举高到脸部，左手放在胸前，两手的拇指与其他四根手指形成环状，究竟是握着什么东西呢？一走进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许多网友都会对此产生遐想。

那么，这尊重达180公斤、外形震撼、纹饰精美的青铜大立人像，夸张的手部动作究竟持着何物？节目中，月亮姐姐带队的“考古推广团”找到了铜鸟、象牙、玉璋这三个线索。月亮姐姐手捧着沉甸甸的象牙复制品，推测象牙的弧度与青铜大立人双手的弧度十分接近。也有人推测，或许手持玉璋可以彰显大立人尊贵的身份。

如果你仔细观察大立人的手势，发现双手中空的部分并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倾向于认为青铜大立人手持象牙，因为直立的东西应该是插不下去的，而大立人双手呈圆孔状，也与象牙的形状相似。

不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陈显丹则倾向于认为，大立人双手并没有握东西，双手的两个大拇指相抵或许是祭祀的时候比的手势。他进一步补充，三星堆曾经出土过手持器物的人像，拿东西的手势不是这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则关注到，三星堆曾经出土了一个手持一只立鸟的人像，他高度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将继续探索大立人的未解之谜。

超大金面具如何复原

在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5号坑曾出土了一件备受关注的黄金面具，虽然只有半张脸，却已经重达280克。专家推测，完整的金面具总重量或超过500克。

在5号坑里的时候，金面具被挤压得褶皱严重，表面附着了大量的土。经过阶段性修复之后，金面具的轮廓逐渐清晰。在专家手中，被埋藏的金面具慢慢展开，金光灿灿的真容一点点展现，光彩夺目。

那么这件超大金面具是如何修复的呢？专家并不知道其真面目，只能小心翼翼地展开，这是一个慢慢清理的过程，因为有些细节的地方已经变形。专家在参考了铜面具等类似器物之后进行校准，在展开过程中一点点推测其完整形态，才终于呈现出了半张金面具的样貌。

金面具边缘有一个倒扣的形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推测，金面具可能附着在青铜等其他材质的人像上，不会是独立使用。

这样的金面具，此前在金沙遗址也有出土。随着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推进，出土器物与金沙遗址不断“撞脸”，二者之间的关系引发众多猜想。王巍推测，三星堆与金沙可能是此消彼长，最终彼此替代，金沙对三星堆文化有继承也有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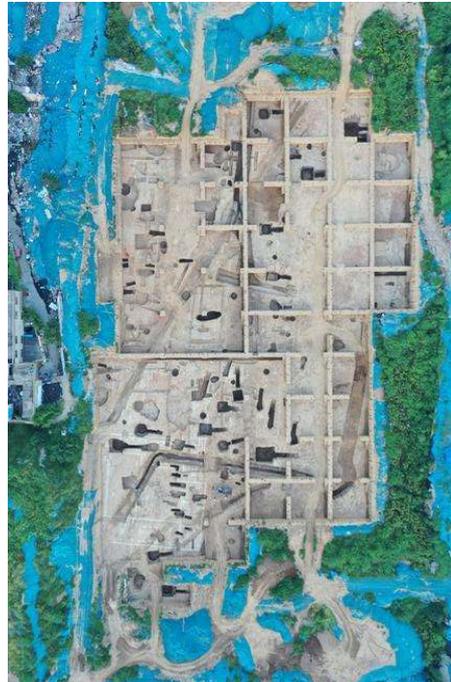
青铜器为何多是碎片

神似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将头发梳成瓦片的“立发铜人头像”、组成了三胞胎的“扭头跪坐人像”……三星堆出土的不少萌态十足的明星青铜器，也在节目中逐一亮相。

不过，三星堆的大多数青铜器，出土的时候已经是碎片状态了。例如2号坑的青铜神树，刚出土时残破不堪，共计2479块碎片，毫无完整性可言。中国考古和文物修复专家经过10年不懈努力，终于让神树焕然一新，重现魅力。

这些青铜器为何呈碎片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此前有人推测，或许是因为战乱的时候来不及携带贵重器物，于是全部砸碎了掩埋；或许是当时敌对集团的进攻，用破坏祭祀物品的方式庆祝胜利。

王巍坦言，这是三星堆未解之谜中最大的谜，考古人需要依据器物埋藏状态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无论是一、二号坑，还是最新发现的6个坑，坑内器物埋藏十分有规律，大多是按照象牙、玉器、青铜器一层层摆放，看上去很有计划，这说明青铜器呈碎片状与战乱、逃跑或敌对集团的破坏等因素无关。据《华西都市报》曾洁



无人机拍摄的邵家棚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安阳发现商代“册”族居葬区

新华社郑州1月5日电(记者 桂娟、袁月明)

“中”字型大墓之上，3座“日”字型院落规整排列；大墓周围，伴有4座车马坑和数个陪葬墓；多件造型精美的青铜器上，刻有“册”字铭文……日前，商代“册”族居葬合一遗址在河南安阳邵家棚村被发现，对殷墟宫殿区形成拱卫之势。

经过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位于殷墟保护区东南边缘、距殷墟宫殿宗庙遗址2.4千米处的邵家棚遗址，被考古学者判定为商代“册”族居住生活的重要区域。“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册’族的记载。这次邵家棚遗址发现的多件青铜器上出现‘册’字族徽，所以我们认为‘册’族在该区域活动。”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说。

考古人员在此共发现商周时期房基18处，墓葬24座，包括一座“中”字型大墓，车马坑4座共计6辆车，出土一批造型精美的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车马器等。

“邵家棚遗址‘中’字型特大墓葬和4座车马坑的发现，在殷墟南区考古中系首次，其中的遗迹现象也非同寻常。”孔德铭说。

已发掘的18座商代墓葬中，“中”字型大墓被盗严重，仅出土少量陶器和车马器等小件器物。

其余墓葬中，共出土青铜礼器20余件套，器型有鼎、觚、爵等，部分有铭文“册”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青铜兵器、车马器、玉石器、骨蚌器等。在遗址中还出土一件青铜盖盒，上有铭文12字，非常少见。

4座商代车马坑中，共出土6辆车，伴有殉人和殉马。车饰、马饰均较为豪华，一车厢内发现有权杖，有的殉人头戴贝壳串饰的帽子，有的殉马头上同样有贝壳串饰，并有青铜衬底、黄金贴面的泡饰挂在马的前额处。

“这在安阳地区的考古中实属罕见，反映出马车主人非凡的地位和权势。”孔德铭说。

18处房基则组成3座多进院落，“中”字型大墓就位于中间院落的下方。

“这3座院落均为南北向，平面呈‘日’字型，布局非常清晰。”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技术人员、邵家棚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梁宇说。

据介绍，通过解剖和地层观察，这3座院落的始建年代为商代晚期，经过多次修复和利用，废弃年代为周王灭商前后。

“特别是此次发现房基前铺有木板的台阶、房基内墙的装饰遗存等，都是殷墟考古中第一次发现。”孔德铭表示，这对于研究商代房屋构筑方式、建筑材料、布局、内部装饰等具有重要价值。

种种迹象表明邵家棚遗址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此居住的“册”族人拥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参与何种社会分工？与商代王族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仍需通过后续研究解答。

“邵家棚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各类遗迹保存较完整，出土器物多且种类丰富，对于研究殷墟遗址的范围、布局和殷墟南区商代遗址文化内涵、文化发展序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孔德铭说。

邵家棚商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为配合当地棚改项目建设，自2019年10月起至2021年12月结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与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行。

